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欲望、权力、自私——侯文咏《白色 巨塔》中人性弱点的研究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韦倩雯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辛金顺师

呈交日期：2013年4月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研究方法.....	4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综述.....	5
第四节 研究难题.....	7
第二章 《白色巨塔》中人性的基本弱点——欲望.....	9
第一节 存于黑暗巨塔下纯朴、真实的欲望.....	11
第二节 白塔内被欲望摧毁的人性.....	16
第三章 《白色巨塔》中人性深处的欲望——权力	23
第一节 为获取最高权力的斗争.....	24
第二节 以象征性手法表现权力.....	31

第四章 《白色巨塔》中人性难以克服的一面——自私·····	37
第一节 为利己而害他人的自私面·····	37
第二节 因自私而产生孤独的悲惨结果·····	41
第五章 结论·····	47
参考文献·····	50
一、专书·····	50
二、期刊论文·····	50

欲望、权力、自私——侯文咏《白色巨塔》中人性弱点的研究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0AAB03651

日期：

摘要:

台湾作家侯文咏曾经是台大医院的医生，后来毅然放弃从医转而投身于文学界，《白色巨塔》正是侯文咏离开医学界后第一部以作家身份写的长篇小说。《白色巨塔》以写实手法描写了存在于医院内医生们之间的尔虞我诈，揭示了白色圣洁的医院其实也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各种不同形象的人物，虽然有些人物形象是正面的，然而更多的却是那些人物你争我斗的负面的形象。通过阅读小说内容，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人性中的种种弱点。

《白色巨塔》，一部通俗小说，揭示了人性中的三大弱点——欲望、权力与自私。因此，此论文将引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分别为文本中人物欲望多少的程度作出归类，说明每一个人会因为内心的欲望驱使而不断有所追求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从中揭示人性中最基本的本能；另外，也引用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理论”当中的“权力需求”作为加强文本中的医生们，为了争夺权力而不择手段以满足内心需求的论述，由此揭示人性深处对权力的渴求；除此，本论文也引用西方各学家对人性自私行为作出的理论来探讨文本中人自私的一面，从而说出自私是人的天性。白塔的人们也因着各自对欲望、权力渴求的程度不同而作出了不同的抉择，最后过上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关键词：白色巨塔、人性弱点、欲望、权力、自私、层次需求理论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辛金顺师。辛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在私底下可以跟你健谈的老师，无论在聊创作或者聊家常话，他都是一位不错的倾谈对象。在课业上的辛老师却是一位十分认真的老师，在几次的论文面谈，老师都是那么的严肃与认真。他虽然要求较为严格，然而我相信严师出高徒，每一次辛老师都会细心给予我们建议与纠正，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才能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论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交初稿时，老师花了整个小时多的时间一字一句不漏地读完我的论文，然后每一个字仔细的看，当发现有问题的部分甚至有错字，老师都会纠正我。当时，我觉得自己庆幸能成为辛老师的论文学生，因为老师在对待我们的论文时是这么的认真与细心。因此，在这里我十分感谢辛老师的细心指导。

接着，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我面对论文压力的这一年时间里，家人总是给我最大的鼓励与拥抱。家，是我最大的依靠，同时也是我的精神支柱，每当写论文面对瓶颈时，家人总是能及时给予我无限的安慰，让我有更大的能量面对论文。另外，我特别要感谢我的爸爸，因为他的保佑，我在这三年里总算顺利、平安度过每一个学期。谢谢我的家人。

最后，我要感谢我身边的一群朋友。我不会忘记，当大家都在面对论文时，彼此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的那个画面。在我大学生涯里，我的朋友们给了我很多美

好的回忆，他们让我学会了成长，学会了群体生活里的相处模式，学会了相互体谅与包容。同时，也因为他们对我的肯定，让我变得有自信，让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倘若没有他们，我想我还是一个只会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女生。因此，我在这里要真心感谢我的一群朋友。

第一章：绪论

医院给人的印象是神圣的、是白色圣洁的，是一个以病人健康为主、救人为要的地方。但是侯文咏的《白色巨塔》却颠覆了一般医院给人的神圣观念，整部作品显示出的是医院内的各种黑暗斗争，医护人员之间的尔虞我诈等。

《白色巨塔》内容以公立大学教学医院里的权力生态为背景，讲述医院高层医务人员之间为了争夺院长之位以及总统的信任，不惜把总统女儿的性命当成赌注，最终意外导致总统女儿手术失败。另外，内容也讲述医院内的年轻医师们无辜受牵于这白塔之中，期间他们所遭遇到的挣扎与所要面对的抉择。

“白色”有着圣洁的意义，正代表着医界；耸立的“巨塔”让人仰望，一个神圣庄严的巨塔承载着伟大的济世使命。塔顶像是一个标志着最高成就的终点，有的人甘于活得平凡而不去攀爬，但是有的人却想要攀上塔的最顶层成为最高最顶端的人，让所有人都诚服在脚下，最终白色巨塔成为“欲望的巨塔”。所有心怀此欲望的人都想站到那最顶端的位置，因此不停地往上爬。而在攀爬的过程中，为了不想被别人超越，因此千方百计使用不同的手段想要踹到别人。“白色”的圣洁为此抹上一层明争暗斗的“黑色”色彩。而白色巨塔顶端又像是照耀着这些为攀爬而不择手段的人，看清现实存有的各种人性。各式各样的战争使《白色巨塔》造就了人性不同的面向。

而“人性”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和伦理家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由物质构成的，不过是有理性的、能思想的物质体。人不但有感性，而且有理性。由于人有感觉、理智，所以人的本性就是依靠自己的感觉和理智采取行动。凡是使自己的机体感受快乐的，人们就会去追求，凡是使自己的机体感受痛苦的，人们就会逃避。因此，趋乐避苦，就是人的本性。（罗国杰、宋希仁，1988, 页 349)《白色巨塔》通篇不难发现人性的这一特点。这也是引起本论文企图去进行更深入探讨的兴趣。

第一节：研究动机

侯文咏的《白色巨塔》是他退出医界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内容主要是揭示医院内部的黑暗面与腐败的体制。《白色巨塔》虽然是一部通俗小说，内容浅出，但不表示不深入，文中其实有着许多让人值得深省的部分，其中“人性”更是整部作品的宗旨。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你不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就算你不想影响别人，还是会有别人来踩你的头。结果，每个人只好拼命地往上爬，不管踩着的是别人的头还是什么。只有爬

到最顶点的人，才有资格要求别人配合你，不要影响你。”（侯文咏，1999，页263）

人活在现实残酷的社会里，终究免不了作出一些对别人残忍的抉择，倘若你不强势，那就注定被别人欺压，注定过着被别人踩在脚下的命运。这是现实制度的驱使，就像玩游戏一般，你只有用尽办法让自己能在这场游戏中保命或者设法让自己活得更久，而不论当中你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与方法，只要结果是胜利就是赢家，否则就注定当个输家。生活在这些竞争的环境中，人性的种种弱点可说是显而易见。

读完这本书后，不禁令笔者更深一层去思考其中许多人性的阴暗面。为着自己的前途，为着自己的享受，把人性深处的欲望：权力、贪念、自私等当成是一种追求目标的有利武器，最终造就了一个充满斗争、欺骗、陷害等丑陋面貌的社会。人性中充满这样的欲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求权力，不惜有所牺牲，笔者认为这种状态跟“走火入魔”没什么差别。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得到无上的权力，终其一生勾心斗角。这样的悲剧，即使最终得到了权力但却没了人性，更不惜违背了伦理道德。

《白色巨塔》中的人物，尽管站到了最顶端，享受到一切成功的滋味，也尽管感受到了成就感的美妙，然而从中却扭曲了救人的本意，这样会有意义吗？这也就促成了笔者想要探讨侯文咏《白色巨塔》中人性弱点的动机。

第二节：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围绕在侯文咏的长篇小说《白色巨塔》来进行研究。笔者将从欲望、权力、自私三方面切入探讨《白色巨塔》中人性的弱点，并引各学家的理论作为加深讨论的内涵。

首先，笔者将针对《白色巨塔》中关于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即“欲望”进行论述。笔者将在此引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理论》中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Hierarchy of Needs），分别为文本中人物欲望多少的程度作出归类，即归于低层次的需求或者高层次的需求。而不同层次的欲望会造就出怎样的人格，这些人各自都因为自身的欲望而做了不同的抉择，是喜是悲，最终都必然步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接着，笔者将剖析文本中人性深处的欲望之一，即“权力”。此章节将引用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理论”（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当中的“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来论述文本中的医院高层人员之所以不断争取最高的成就以及最大的权力，是因为内心深处的需求。另外也引用意大利政治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加以叙述。

而人性中最难以克服的一面莫过于人的自私面。人自私的一面于文本中也体现在医务人员为了保护自己的职权而不惜陷害他人的一种丑态。因此，在最后章节，笔者将主要引用英国政治学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对人性自私行为作出的理论来探讨文本中人物自私的一面。

第三节：前人研究成果综述

在搜寻资料的过程当中，笔者发现鲜少有学者大篇幅或完整地去研究侯文咏，只有在网络上发布的那些小论文及一些报章有对侯文咏的《白色巨塔》作出分析。而当中大多数都只是作文本解读、分析《白色巨塔》中的人物形象、揭露医院阴暗面的描写及一些自身的读后感。

张建之、徐敏祥及黄昱凯在他们的小论文中主要对《白色巨塔》中的人物形象作出分析，如分析外科主任唐国泰是个争夺权力、草菅人命的人物；出淤泥而不染的关欣；从正义一方掉入无底深渊的外科医师苏怡华等等。除此之外，范贞文及胡韵葳在他们的小论文中同样是介绍《白色巨塔》中的人物，同时在人物角色介绍以后，叙述他们对《白色巨塔》人物性格的观点。从这些小论文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讯息，《白色巨塔》像是一出电影，那些勾心斗角的画面在阅读的同时一幕幕地在脑海中划过。其实这样的斗争，何尝不是每天都在现实生活中上演着。身为—

名医生，最初选择这个行业时必定是心怀抱负，以拯救人命为本，一心想要服务大众。只是“欲望”是人最基本的本性，无论当初的抱负多么远大，然而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终究会为了权力、利益或者那一点的一己之私而有违初衷。

台湾精神科医生王浩威在为《白色巨塔》写导读的时候说：“医院就像一种着了魔的迷宫，虽然是在同一个空间有限的地方生活，整整十来年每天钻来钻去，人与人之间却仿佛如是受了某种魔咒的禁令一般，永远不得有相遇的机会。”（侯文咏，1999，页4）在这样一个任何事都论名望、论权力大小的时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真心相处似乎变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就如医院中层层相叠的人际关系都受困于人性中对权力的“欲望”，让身处其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不像是遭了催眠一般失去了个人最初的理想抱负。另外，王浩威医生亦称赞侯文咏这本小说巧妙而适当地将某些人物、遭遇和过程加以戏剧化，抛开了真相小说的八卦作风，整个小说相当程度地反应出台湾医学界的现实状况。王浩威医生认为《白色巨塔》不仅是在侯文咏个人创作上又一新境界的挑战，也是台湾小说少见的社会写实路线。（侯文咏，1999，页7）

网络作家哥舒意曾发表对《白色巨塔》的看法的文章。他认为这整部小说犹如一件成熟的艺术品，毫无突兀造次的地方，在不经意间就把读者带入小说人物的内心深处。他说：“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会使人陷入与小说人物同样的迷茫状态里，甚至可以理解小说里每一个人物，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所需要的其实不过是生存下去。”

此外，在哥舒意看来，侯文咏并没有站在一个道义的立场上高高在上地批判什么，只是在还原生活本来的面目。他也说到：“医院是一个集中生死的地方，不论是非善恶，所有的欲望和人性，都会在医院这个舞台赤裸裸地袒露出来。”（哥舒意，2006，页 1）

总结以上，这些学者在发表看法或评论的时候，都共同表现出他们对人性弱点的一些看法与感慨。本论文将会借助他们对《白色巨塔》所作出的研究与分析作为参考对象。然而，本论文也将会写出与这些前人的研究不同的一面。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笔者将引用了西方各学家一些有力的理论来支持本论文的论述，并只专注于探讨人性中的其中三个弱点，即欲望、权力及自私面，希望借此能更深入的研究出与前人不同的成果。

第四节：研究难题

对于侯文咏《白色巨塔》的资料可说是不多，因此笔者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资料的不足。笔者在解读侯文咏这本作品时候，最大的难题是对台湾医学界的生态不了解，不了解侯文咏时代台湾的医界状况，毕竟医界是一个十分专业的领域，而且在马来西亚也较难找到在台湾侯文咏这方面的资料。笔者唯有透过网络，搜索一些零散的期刊、侯文咏专访语录、篇章作为资料，甚至有好一些资料都是不完整的，因此资料的可信度也成了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侯文咏的《白色巨塔》属大众文学，内容也浅出，第一次阅毕后，笔者觉得这本作品的内容浅白易懂，似乎没什么特别的资讯可以供笔者找到一个切入探讨的方向。最终，笔者决定以人性的弱点作为主题，并集中探讨人性弱点中的欲望、权力和自私。另外通过一些西方学家的理论及笔者的一些观点去进行探讨，由此试图与《白色巨塔》中所塑造的人性所具有的弱点连贯起来。

第二章：《白色巨塔》中人性的基本弱点——欲望

英国著名伦理学直觉主义者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在谈到“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他认为：“欲望是其中一个构成人性的基础，称为“原初冲动”，即是出于本能的冲动。一旦这个冲动发生，便会产生盲动的作用，促使人去行动。”（罗国杰、宋希仁，1988，页 189）换言之，人类最基本的本能之一即“欲望”，它是本能的一种释放形式，构成了人类行为最内在与最基本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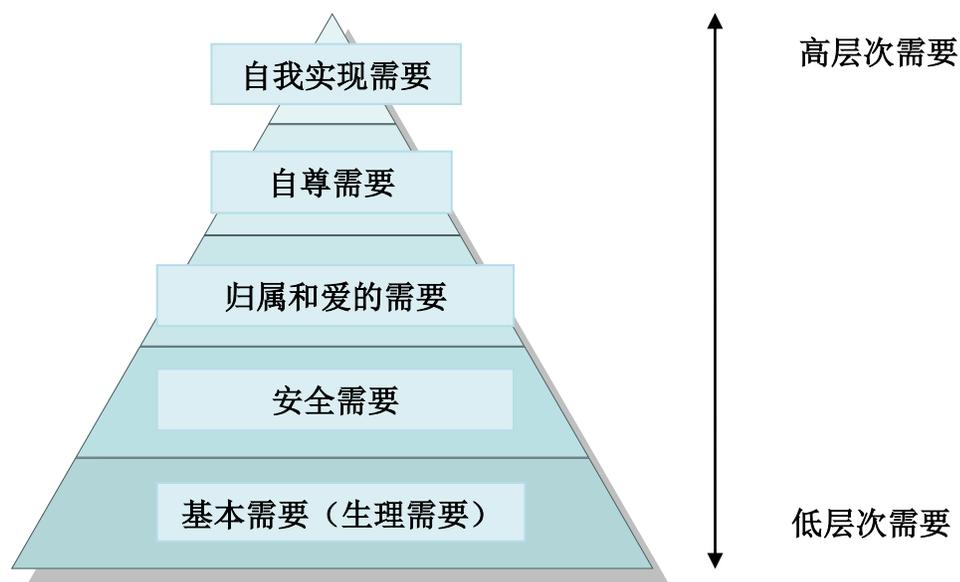
人类的欲望是多样的，也是无限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认为：“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便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又会有一个站到突出的位置上来。人几乎总是在希望着什么。”（A.H. 马斯洛，1987，页 62）据此，马斯洛提出了“层次需求理论”（Hierarchy of Needs），根据不同人对欲望要求的程度，把人类的欲望分为五个层次：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

基本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即人类维持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如衣、食、住这些基本的需求。马斯洛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食”，因为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一个人如果没有食物吃，他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因此，只有在这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发生对其他层次需要的欲望。安全需要（Safety Needs），即人类对安全、稳定、保护、秩序、法律等这一类的需要。当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随即出现的就是对安全的需要。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安全、有组

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因为这是他所可以依赖的。因此，在温饱方面得到满足后，人类接踵追求的就是与自身安危有密切关系的需要。若基本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归属和爱的需要（Belonging-Love Needs）接着就会产生。这时候，人类害怕缺乏朋友，心爱的人，妻子或孩子，因此渴望与人们有种深情的关系，渴望在家庭或团体中有一个位置。（A. H 马斯洛，1987，页 49）

自尊需要（Self-Esteem Needs）可以分成两类：第一是对于实力、成就、优势、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等欲望。第二是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声望、荣誉、重要性等的欲望。（A. H 马斯洛，1987，页 51-52）自我实现需要（Self-Actualization Needs），即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人物，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A. H 马斯洛，1987，页 86）

总结以上所述，当人类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其他更高级的欲望需要会随之出现，当这些需要再次得到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会出现。依据以上对不同层次的欲望需要的解释，若以表列出则如下图所示：



(表一：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

第一节：存于黑暗巨塔下纯朴、真实的欲望

根据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可以说基本需要、安全需要及归属和爱的需要是属于低层次的需要。《白色巨塔》中的人物角色基本上都已经在生理需要这一层次中得到了满足，因此开始产生对其他层次需要的欲望。

然而，笔者认为，每个人对欲望的需要程度都不相同，有的人在某一个层次中得到了满足后，会随即产生出想要追求更高、更多的念头，直至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层次，这样他的欲望程度可以说是高的。相对有的人，他对欲望的需要仅在某一个层次中得到了满足后便停止了更进一步的追求，并安于这一个层次的需

要而没有了更高层次的欲望。对欲望追求的程度有所不同，笔者认为这与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一个人生活于充满竞争性的高水平社会里，他要追求的事物，要达到的目的，自然比生活于较低水平社会的人来得更多更高。然而，此论文要探讨的并不是人的欲望程度不同的原因，而是人的欲望层次归属，因此就不在这章节多加论述。

《白色巨塔》中有的人物在生理需要这一层次得到了满足后，接着产生了对安全需要的欲望，正如文本中的其中一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关欣。关欣在《白色巨塔》中是一位麻醉医生，她并没有因为周旋在黑暗巨塔下而迷失自己，反而是出淤泥而不染，至始至终坚持着自己的处事风格。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里提到：

“安全需要表现在他喜欢一种安稳的程序或节奏。他似乎需要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A. H 马斯洛，1987，页 78）

在文本中，关欣面临着许多分岔路口，包括了对事业、名利、荣誉和道德以及爱情的选择。然而，她要求的是一个纯朴、稳定、有秩序、有原则的生活。她能够清楚知道自己的想法及原则，在医院里的职责是做好自己本分，把救人当成是自己的使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着自己一贯的处事风格。如文本中她对于苏怡华处在身不由己的状况中说过的一句话：“我想你说对了，我们是不一样的，我选择做我该做的事，而你总是别无选择……。”（侯文咏，1999，页 267）马斯洛认为，属于安全需要层次的人，他们对一些非正义、不公正或相互矛盾的事情会感到焦虑和

不安全。(A. H 马斯洛, 1987, 页 78)对关欣而言, 她不能接受一切不合乎道义的事情, 她总是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行动, 只要她认为是对的事情, 是该做的事情她就会去尽责, 所以她自认为自己与那些为了争夺权力而不顾一切向上爬的医生是不同的。在爱情路上, 关欣则陷入于矛盾之中, 一方面她是喜欢着苏怡华, 但是另一方面, 在面对苏怡华那种始终周旋在高层医生之间的斗争而不能坚定自己原则的性格, 她是无法接受的。因此面对着想爱却无法说服自己接受的矛盾状况, 关欣的处境就像马斯洛所说, 她是感到焦虑与不安的。

另外, 关欣在文本中也这么说到: “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医院有太多像你这样, 明明知道事情不对, 却仍然愿意容忍、姑息, 充满了无力感, 却什么都不愿意做的人……我只做我觉得对的事, 我不属于任何派系, 也不在乎谁跟我的关系好不好……” (侯文咏, 1999, 页 266-267)关欣要求的其实只是一种安稳的生活方式, 并不希望终日纠缠于尔虞我诈的名利角逐斗争之中。关欣不求名不求利, 一心只想安分守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而, 一场医疗疏失却让她纠缠上了麻烦。医学院院长徐凯元在一次手术中不幸造成病人死亡, 在试图解决这场医疗疏失时, 徐凯元选择以金钱和解, 而关欣却要求查明真相。最终, 徐凯元为保护自己院长之位, 不惜将责任推卸到关欣身上, 把病人意外死亡原因归咎到麻醉方面。关欣不畏权势, 坚持要求进行病理解剖以查明真相。文本中她说到:

“我们这一行，只要尽了力，不管成功或失败都问心无愧，毕竟医生不是神。现在平白无故承认犯错，就变成了过失杀人，哪怕赔了再多的钱，你还是过失杀人。从事医疗这个行业，如果心中没有荣誉，那就不用做了……我在这里安分守己做个临床医师不想升迁。”（侯文咏，1999，页 95-96）

虽然最终事情得以解决，然而，在经历一连串的风波后，她已经丧失了信心继续生存在这座白塔中。她理想的是一个如“安全需要层次”中所提到的有秩序，有原则的生活，然而那些非正义或不公正的事情一再出现在她生活范围里，这似乎使到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不安全感，并深觉已经无力周旋在这令她失望的环境里，因此最终选择离开这一座白色巨塔，到乡下去开业，寻找另一个适合自己又纯朴的地方，寻找另一个自己。

另外，文本中也有些原本只是一个人努力追求自己爱情的人，单纯的只希望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些被塑造的人物，他们有的都只是简单的要求，渴望最真实的情感，就如文本中另一个人物——马懿芬。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马懿芬对欲望要求的程度可归属于“归属和爱的需要”这一层次。

“归属和爱的需要……现在，个人空前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心爱的人，妻子或孩子……他一般渴望与人们有种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家庭或团体中有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出努力。”（A.H 马斯洛，1987，页 82）

马懿芬只是一个小记者，或许可以说他只是一个身处在巨塔外的其中一个小人物。她是医院外科副主任邱庆成的情人。即使她明知道自己是一个第三者的身份，但是她却仍然不顾一切努力追求自己的爱情，因为她知道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从马懿芬这种一心只想追求简单爱的性格来看，她符合了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中的“归属和爱的需要”层次。这一层次的人，马斯洛认为他们会希望得到肯定，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A. H 马斯洛，1987，页 82）马懿芬渴望邱庆成能疼爱她，能够在她与他妻子之间选择给她较多的爱，她渴望能和自己心爱的人拥有一个家庭，能在这份爱情里拥有一个位置。比起在事业上取得亮眼的成绩，马懿芬更希望获得的是一份简单的爱，一份真实的感情，就如她在文本中这么说着：“那我就不要当什么主播了，宁可跟你在一起……告诉我，你不要我接晚间新闻主播，只要你说，我愿意放弃。告诉我，现在还来得及。”（侯文咏，1999，页 84）可见她所希望的，所想要的只是单纯的一份爱，她希望获得一个真实的爱情，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因此她可以为了达到目标而作出努力，甚至放弃升职主播的机会。

马懿芬的性格在文本的前部分与后部分是有所转变的。前部分的她是一个积极追求单纯爱情的女人，因此笔者将她归入“归属和爱的需要”这层次。到了文本后半部分，她得知怀了孩子后曾一再给机会邱庆成，然而邱庆成却为了不让马懿芬影响自己的事业而坚持要她打掉肚子里的孩子，还拒绝见她。最终，一个女人的美梦被击碎了，于是马懿芬决定要报复让她心碎的邱庆成，一心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然而一连串的报复行动后，她发现当邱庆成的妻子知道了她与自己的丈夫有染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丈夫，反而还全心全意帮助丈夫度过难关。马懿芬深觉自己对邱庆成的爱是不如他妻子对他的爱，她觉得自己展开的报复计划在她面对邱庆成妻子时，是显得如此的愚蠢。因此，她最终选择了离开，远走美国把孩子生下，好好对待自己以及无辜的孩子。

是以笔者在此将马懿芬归入于“层次需求理论”中的“自尊需要”层次。笔者认为，人始终要保留一点自尊，无论面对了多么不堪的事情，适当保护自己是必要的，同时也要遵守自己的原则。马懿芬在她的生命中所追求的不多，然而在她追求爱情失败后展开了报复计划，一直到最后她知道自己原来在这场爱情中是个多余的角色，再怎样她的身份终究是一个第三者，终究无法在这样的三角关系中得到完整的爱。醒悟了这一点，她因此选择了放手。这样的性格转换，其实是一种自我的回归。她最终选择离开是因为她终究能清醒并发现自我，始终觉得自己依然是当初那个追求简单爱的女人，不顾一切的报复换来只有空虚与无力感，与其这样，不如放手。这样其实是一种尊重自己的选择，因此她的决定在笔者看来是对的选择，同时她的离开并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自我的回归。

第二节：白塔内被欲望摧毁的人性

此外，文本中另一个特色是描述医院里外科与内科之间的斗争现象。这两个部门的医务人员之所以不断争斗，最终目的就是希望争取能坐上院长的位置，为自己的派系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包括取得政府的信任与援助，医疗设备的完善化等。正是因为心里的欲望不断催使，他们想要得到更多，因此不惜使用任何手段都要设法去得到，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文本中，总统的女儿因患上急性白血病而需要进行手术，为了得到总统的青睐与信任，外科主任唐国泰和内科主任徐大明不惜把总统女儿的生命当做赌注。徐大明私下挖掘外科医生苏怡华为总统女儿动手术，而当外科主任唐国泰得知这一事情后，甚为不悦，一方面不满徐大明没经他同意就私下动用他底下的人，另一方面却是不甘于总统把女儿的手术交托于内科负责。在种种不满下，唐国泰动用他在医院的权势，威胁即将退休的院长。

“我只是提醒你，院长，你别忘了是谁一直在帮着你解决问题，你将来退休了，还是总统医疗小组召集人，大权在握，走进医院大摇大摆的……万一手术出事，我们外科可不担待，再说你敢保证你这个召集人将来求不到我们外科部？到时候我看看你这个医疗小组召集人怎么当才好。”（侯文咏，1999，页 28）

院长为了自保，不希望在退休前惹上麻烦，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终于唐国泰将总统女儿的手术抢了过来，交由他派系下的副主任邱庆成医生负责。原本

只是一桩单纯的医疗事件，却因为医生与医生之间对欲望的追求而变成了一种权利斗争的比赛。马斯洛在他的“层次需求理论”里说到：

“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A.H 马斯洛，1987，页 85）

外科主任唐国泰的性格符合了马斯洛在自尊需要这一层次中所提的论点，因此笔者认为唐国泰对欲望追求的程度可到达第四层次的“自尊需要”。在他对院长进行威胁的那段话中，看出了他对自己的自信，他认为自己的能力足以影响院长的退休计划，包括其退休后尚有的权力。他更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力量、有能力、有用处和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医院里权位最高的院长都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依靠到他的地方，甚至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唐国泰的性格又正如上述马斯洛对属于自尊需要层次的人所提到的：

“自尊需要可以分成两类：第一是对于实力、成就、优势、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等欲望。第二是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声望、荣誉、重要性等的欲望”这一点。唐国泰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自己的实力总是充满自信。他总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觉得自己不管在人脉关系上还是医术成就上都是优秀的，甚至认为自己有管控一切的能力，因为就连院长也有畏惧他、依赖他的地方。他对于声望与荣誉的追求更是不言而喻，只要读过一遍《白色

巨塔》，就能够明显发现到唐国泰对名誉的注重与追求。由于他的执着，甚至到了最后中风得病而失位，他仍然对权位、名望念念不忘。

“自我实现需要”，即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人物，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A. H 马斯洛，1987，页 86）冲着自身内心的欲望而不断实践在追求一切事物，除了唐国泰这号人物，在文本中尚有其人。比如内科主任徐大明，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在总统女儿的手术完成后，发现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而唐国泰为了赌一把而执意认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深知这场手术是他用抢的方式换来的，如今手术后可能会引发并发症问题，如果他承认有问题，那就表示他医疗有误，因此他坚决认为不会有问题，毕竟并发症是否会发生也是处于“可能”的情况。

然而身为内科主任的徐大明，他明明知道解决的方法，但却在会议讨论时选择保持沉默，他的目的在于“赌”。先前是唐国泰抢了他的手术，以“为总统女儿进行手术”作为赌注，希望得到总统的信任与重用；而这次，徐大明同样以这样的手段作为赌注，不同的是他的形式是“静待”的方式。

“这是外科的问题，我们尊重外科部的决定，外科医师不想拆除导管，一定有很好的理由，只要将来他们肯负责任，我没什么可说……如果内植式静脉导管使用得很好，没有并发症发生，治疗上也十分顺利的话，那我们就恭喜陈心愉，恭喜总

统，也恭喜大家。”“万一发生并发症呢？”苏怡华问。徐大明没有回答，他意味深远地笑了笑，转身离去。（侯文咏，1999，页 67-70）

徐大明的意思在于，他知道并发症发生的几率是很大的，万一发生并发症，那错的人就是唐国泰，他将为自己的过错付上惨重的代价，毕竟手术病人是总统的女儿。到时候，院长之位就能轻而易举地落入内科主任徐大明手中。徐大明这种处心积虑，在适当的时候发挥自我的心机，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使他最终成功实现当上院长的欲望，这就符合了马斯洛所说的“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为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人物，就像徐大明在开始时并不如唐国泰那样那么强势，而是私底下深谋远虑。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需要的人，他们在满足这一需要时所采取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是大不相同的。（A.H 马斯洛，1987，页 86）反观唐国泰最终的下场，徐大明能反败为胜，这是因为他做事情总是深思熟虑，步步为营，这与唐国泰的招摇处事风格显然不同，以致最后徐大明能够成为白塔内独特的人物，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当上了院长。

《白色巨塔》中更有的人因为身处在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空间里，浸泡在这“污浊”空间里久了，最终从一个原本只想做好自己本分的性格，也毅然陷入于这黑暗的巨塔之中，迷失了自我。文本中的外科医生——苏怡华，原本是一个年轻有

才能的医生，他把病人当成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常常专于研究，把许多心思都放在病人身上，然而他对事情却是懦弱、没有主见。

“整个医院天翻地覆地在进行着权力交接、斗争，不管你的理想怎么样，最后不免还是被别人扭曲、利用……”苏怡华欲言又止。

“大部分的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单纯，而人活着，也不一定总是能够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喜爱的……”（侯文咏，1999，页 266-267）

正因为苏怡华这种随波逐流的性格，导致苏怡华最后接受了徐大明的安排娶了他的女儿，并借着裙带关系当上了外科主任，他的事业到后来可说是一帆风顺。然而，崇高的地位、卓越的成就让苏怡华逐渐变成像唐国泰、徐大明那些人一样。文本的最后，就在苏怡华仿佛意识到他已经慢慢失去原有的自己而被迫坠入世故的漩涡之中时，不禁开始啜泣起来。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为人类的情感作分类时说到：“欲望是一种不安的情感。这种不安之感的产生，是由于人们享受某种事物时产生了愉快的观念，而当这种事物不在时就会引起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就是欲望”。（罗国杰、宋希仁，1988，页 89）《白色巨塔》中的人物，一切都因内心欲望的作祟而作出自认为对的行动，渴望达到目的，并享受于当目的达成时那种快感。实际上他们的方法有的却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物和目的无法达成时，这些人内心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就像文本中的关欣与马懿芬，在这种不安之感产生时，选择离开到新

的一个环境生活。塔内的人们，因为有着不同的欲望和目的而各自做了不同的抉择，有的人终能临崖勒马，选择离开或放手以找回自我；而有的人却最终被欲望冲昏了脑袋，陷入无底的深渊，无法自拔，终究被欲望摧毁了一切。

总结以上所述，笔者认为，“欲望”永远都是置人于死地的好武器。然而，正如约瑟夫·巴特勒与马斯洛所言，每个人的内心天生或多或少都会有欲望，关键在于一个人的欲望所到达的程度，不同的程度造就了怎么样的人格。比如有的人对欲望的追求只到达“归属和爱的需要”层次，所以他们一心只渴望拥有一个小小幸福的家庭与一份爱，并没有想过要危害任何人；有的人只属于“安全需要”这层次，他们想追求的只不过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活，并没有要求更多的原本不属于自己东西；然而，有的人也许背后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不断追求更多以作为弥补等等，以致达到“自尊需要”或者“自我实现需要”这些高层次。然而，像马斯洛认为：

“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之上。”（A.H 马斯洛，1987，页 85）一个人真正能成功，并不是像唐国泰那种依靠威胁、依靠“大声”；也不是像徐大明那样以不光明的手段争取到院长之位，而是应该要依着自己的欲望，通过正规管道实践出来。只有这样的成功，才能取得别人诚心的尊敬与诚服。

第三章：《白色巨塔》中人性深处的欲望——权力

权力，一般的意义指的是对人的控制与管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权力”的定义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丹尼斯·朗，2001，页 26）另外，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也认为：“权力”是施加影响的一个特例，是借助于因不遵从所欲政策，予以（实际或威胁）严厉剥夺，从而影响他人政策的过程。（丹尼斯·朗，2001，页 26）

从以上学家对权力下的定义，不难看出一个共同点：控制与管制的欲望，即想要一定的力量并能对他人进行管制。“权力”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基本动机或欲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一定的权力，尽管是对一些微小事物所要求的权力，比如发言的权力或参与的权力等等。英国政治学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从他的机械的感觉论出发认为，在人性中所看到的的就是各种如饥似渴的情欲，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就是权力欲。（罗国杰、宋希仁，1988，页 49）在他看来，人们有了权力，就可以得到将来的利益，满足其他欲望的要求。

于此观看《白色巨塔》中的人物，可以说文本中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希望能拥有一定的权力。然而，这些人物追求权力的目的却正好符合上述学家所认为的，都是渴望得到崇高的权力，并希望以此力量进行控制一切，同时达到满足自我。

第一节：为获取最高权力的斗争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 C. McClelland）通过对人的需求和动机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成就动机理论”（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他把人的高层需求分为三类，即亲和需求、成就需求和权力需求。而当中的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指的是影响和控制别人的一种愿望或驱动力。（杜文英，2004，页 144）麦克利兰认为，不同的人对权力的渴望程度也有所不同。

《白色巨塔》中的医院高层人员不断想要争取最高的成就以及最大的权力，以便能对他人施加管控，并利用这股东权力去达到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只有当上医院的院长才能够拥有这股最大的权力，因此，医院里的医生们（外科与内科主任），为了要得到更大的权力，不惜以各种手段争夺院长之位，整部作品也以此掀开一幕幕阴暗的斗争。

意大利政治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 年）认为：

“追求权力和财富是人最基本的欲望。权力和财富这类东西，在世间总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却没有穷尽，因此人与人在斗争中彼此关系是虚假的、伪善的。”

（徐大同，2005，页 127）

马基雅维利说到，人与人在斗争中彼此的关系是虚假的，文本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外科与内科两大主任为了争夺院长之位而进行的“明争”和“暗斗”。明争主要体现在外科主任唐国泰在虎视院长位子所采取的行动，即直接致电给即将退休的赵院长，利用职权变更手术原本应有的一切程序，以威胁的态度要求将总统女儿的手术抢过来做，希望借由这场手术得到总统的信任，以助他能更顺利当上新一任的院长。暗斗则主要体现在内科主任徐大明在得知由唐国泰的人马操刀的总统女儿手术会发生并发症时，以隔岸观火的态度静观事情的演变，暗地里希望并发症的发生，这样一来，唐国泰势必受到制裁，少了一大阻碍，徐大明要当上院长的路途就显得更容易走。权力和财富在世间是有限的，就像院长的位子只有一个，为了要得到这有限的位子以及更高的权力，唯有使出浑身解数，你争我夺、与他人攀关系、贿赂，甚至把病人的性命当做赌注。到底医生的存在是为了救人，还是在加速生命的流逝？文本中最终是徐大明当上院长，尽管如此，笔者觉得即使他如愿拥有最高的权力，然而过程中却扭曲了医生救人的使命，失去了当一个医生最基本要有的医德，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换来的权力，这样的“成就”实无光荣的意义。

对于两大主任白热化的斗争，他们莫非想得到崇高的权力，以满足自我，并希望以此力量进行控制一切。根据文本的意思，有权力就有一定的决定权，就能够对他人进行管控，对底下的人呼风唤雨。麦克利兰这么认为：

权力需求较高的人对影响和控制别人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注重争取地位和影响力。他们追求出色的成绩，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地位和权力或与自己已具有的权力和地位相称。（杜文英，2004，页 144）

外科主任唐国泰，就如上述麦克利兰认为，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习惯性对他人进行管控，同时注重自身在医院内的地位，满足于自己有足以影响他人的能力。他脾气暴躁，常对别人张口大骂，文本中有段唐国泰甚为有趣的对白足以说明他的这一特征。

“你看，医生饭桶也就算了，连病人也是饭桶。早叫他来开刀不听话，去吃什么中药，弄成这样，故意要折腾我。我早晚会被他们气得中风。”唐主任拿起电烧，在腹腔里烧出了一片烟，发出淡淡的烤焦气味。他邹邹眉头，往后退了一步，用电烧指着一位住院医师说：“你，现在下去，把切下来的标本拿给病人家属看，告诉他们如果再吃什么乱七八糟的偏方，下次死掉我也不管了，不要再来找我。”（侯文咏，1999，页 18）

在笔者看来，唐国泰在医院里常表现出凶悍、脾气暴躁的样子，是为了要显现出自己的权力才能，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是一个人人敬畏的人物，有着让人闻风丧胆的影响力，这样就能巩固他在院内的地位和权势。与此同时，根据文本的意思，有权力就能够为自己的派系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包括取得政府的信任与援助，得到政府

资助及医疗器材的完善化等。由此可以看出，两大部门的主任之所以为院长之位争得头破血流的原因。

由于文本中的内科与外科是医院里权势最高的部门，因此自然吸引不少学生想进入内外科当医师，希望借着部门的势力，以此作为跳板，让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所成就。

“从两年前外科输了院长杯网球赛后，唐主任就下定决心今年一定要拿回冠军。你想，要进入外科部当住院医师那么困难，可是只要是网球校队，一律优先录取，唐主任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成绩……现在几乎所有想申请进外科当住院医师的学生都知道勤练网球比成绩重要。”（侯文咏，1999，页 144）

然而如上述引文所写，能够被录取当住院医师的人，最重要的并不是成绩而是球技，由此看到了医院对录取医生的条件，实为需要那些在他争夺权力的过程中能够帮助到他，能够为他所用的人，而并非依据一个学生的成绩与医术才华。而那些想申请当住院医师的学生也顺着这样的习俗而“勤练网球”，一心利用这样的条件来进入医院当医师。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学生确实有着攀附的心，希望通过“拍马屁”的方式得到主任的青睐，而并非真正要当一个以救人为本的医生，体现出了虚假、伪善的一面。不同于高层医务人员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些底层小人物从攀附、虚伪这方面来看，其实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追求权力的方式，他们不像高层医生那样能够使

用各自持有的权势来作为斗争工具，因为他们尚未有这样的条件，因此就以攀附的方式希望从高层医生身上获得权力。正如文本中写到：

“在战乱时，兄弟、旧识，甚至朋友关系都是薄弱的，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比政治上的结合更加迫切，只有政治利害值得真正依赖，也只有派系的力量，能让别人为你扶着棺材出战。”（侯文咏，1999，页 115）

这符合了马基雅维利认为的，人与人在斗争中彼此关系是虚假的、伪善的，因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要做的是拉拢能够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排除一切对自己在追求路上有阻碍的荆棘。所以，即使某个人是你所不喜欢的，但出于他能够帮助到你，为了实现目标，你也只能与他拉上关系，利用和他的关系协助你完成目标。

另外，麦克利兰在论述“权力需求”时也认为，人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权力观念，一种是“社会化权力”，社会化权力以影响他人为核心，并且以他人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个人化权力”。麦克利兰指出，个人化权力以控制他人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受个人化权力动机支配的人，会把生活看成是一场“零和博弈”，只有你赢我输或是我赢你输这样两种模式。他们常常表现为专断、专权，控制欲和征服欲都很强，喜欢炫耀权力。（卢欢，2009，页 1）就像外科副主任邱庆成，其实只不过是唐国泰及徐大明用以实现自己目标的棋子。唐国泰起初把总统女儿的手术抢了过来，交由他部门的副主任邱庆成执刀，然而表面看来，手术却是以外科主

任唐国泰的名义进行。而后当发现手术后可能会引发并发症，唐国泰却把错误与责任推向邱庆成身上，认为犯错的人是邱庆成。

邱庆成侧着头看了唐国泰一眼，不晓得该说些什么。难道当初陈心愉的手术不是唐国泰的意思吗？现在到底又是谁在乱搞？……反观我的处境，不管做得是对是错，都只能当替死的羔羊。（侯文咏，1999，页 144-146）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唐国泰企图控制着邱庆成并视他为一颗棋子，倘若手术成功，得到总统重视并能平步青云的人是唐国泰，因为手术是以他名义进行的；反之手术失败，他则可以将责任与过失推卸于邱庆成，毕竟真正执刀的人是邱庆成。唐国泰试图以利用邱庆成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要当上院长的目标，这是“个人化权力”需求的表现。

唐国泰后来中风，失去了争夺院长之位的机会，甚至连外科主任的职位也丢了。徐大明在成功当上院长后，以利用邱庆成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目标。外科主任一职的空缺，按照规矩，邱庆成资历比苏怡华来得资深，而且他又是外科副主任，因此外科主任一职照理应该由邱庆成出任。然而，徐大明却一心想拥护深得他喜欢的外科主治医师苏怡华坐上外科主任的位置。城府极深的徐大明于是以行文方式任命邱庆成为代理主任，而让苏怡华当外科副主任。徐大明的用意在于，虽然是副主任，但至少是个正式的职位，反观代理主任只不过是“暂代”，身份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带。唐国泰中风住院后，外科部门当时基本上是正值权力交接之际，情势混乱，而整个外科部要数唐国泰的人马最多，因此徐大明希望能借助邱庆成代理主任的身

份，先行替他整顿好整个外科部门，事后再以其他办法把他踢下台，这样苏怡华就能顺理成章坐上外科主任的位置，而徐大明的目的也就得以实现。文本中，邱庆成是这么说着：“我想苏怡华才是他心目中的外科主任人选。他不过是利用我来对付唐国泰罢了……”（侯文咏，1999，页 352）由此可见，徐大明正如麦克利兰所说的是属于“个人化权力”的，以控制他人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说徐大明让邱庆成当代理主任只是权宜之计，他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企图以代理主任的头衔先安抚邱庆成，从中控制着他，希望利用他代理主任的身份替苏怡华铲除障碍，之后再计划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拉下台，让苏怡华顺理成章当上他心目中外科主任的最佳人选，徐大明城府之深由此可见。

另外，麦克利兰认为个人化权力观念的人，会把生活看成是一场对抗和竞争的比赛，抱着赢输的生存模式。文本中的人物，大都盘旋在充满竞争的环境里，每天踏进医院，就像站上比赛擂台，因为无路可退，太多的身不由己，最终只能在这环境里拼力为自己打出一片天。

“我这辈子吃够了唐国泰的亏，但是我敢说，唐国泰不会、也不可能一辈子都赢的。”（侯文咏，1999，页 154）

在这竞争的环境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要能生存于此，只有坐到更高的位子，得到更大的权力，才能使他人屈服于下。想要在白塔中占有一席之地，权力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只有拥有一定的权力，才能管控别人，才能有征服、炫耀的权力。

“陈宽程度那么差，我连申请都不想让他提出来，真搞到二比二，结果就由我裁决，不服气的人大可来抢我主任这个位置。我可把话说在前头，今天要是无法把陈宽逼掉，我这个主任不要干了。”（侯文咏，1999，页 196）

就像唐国泰这样有权有势的人，常常表现出强烈的专断、专权，简简单单一句有力的话就足以让在场所有人哑口无言，体现出他独有的控制和征服的方式与特征。

上述说到麦克利兰认为，“权力需求”是影响和控制别人的一种愿望或驱动力。虽然如此，然而麦克利兰也强调，权力需要是人类很正常的行为动机，在生活中有其应用的领域，并不存在对或错的问题。（卢欢，2009，页 1）照此来看，权力并不完全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贬义的，在某个层面来说，权力的需要还是必须存在。比如一所医院没有一个有权力的人，那就无法有一个特定的人可以领导整个医院。笔者认为，不同于《白色巨塔》中那些拼命追求权力的高层医务人员，一个真正有权力的领导人，他们应该要清楚知道不能仅依靠自己的个人势力来使底下的人效忠于他，反而是需要利用这些权力，激发出他们对医疗的热情，从而使他们认清自己的使命是救人，这样才是正确地使用权力，而并非一味盲目追求，将权力视为是一种可以控制别人遵从于我，并能够满足自我的工具。

第二节：以象征性手法表现权力

文本中，权力的表现除了体现在人物的斗争，作者也在他写作手法上将文本中权力的表现写出来。当中最明显的手法是作者以象征性的手法表现权力。文本中开篇就写到：“不管开会或者办公室的位置，风水地理，权力的展示在外科部是以距厕所的远近为准则的。苏怡华笑了笑，厕所坐落在刚刚外科部办公室入口的地方，他自己的办公室还要往前走，显然和厕所有一段距离。”（侯文咏，1999，页 10）这里意思说，办公室距离厕所越近，则权力越高；反之则低。厕所就是有权势、有地位的象征，职位越高，权力就离他越近。

笔者认为，作者以臭气冲天的厕所象征权力，实为有讽刺的意味，讥讽着像唐国泰、徐大明、邱庆成等这些追求“权力臭味”的“逐臭之夫”，他们将厕所（权力）的距离看得甚为重要。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篇章中写到：“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萧统，2000，页 96）一般的人都喜欢有香味的东西，然而总会有些人偏好臭味的东西，这隐喻着人各有所好，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就像《白色巨塔》中的一些人物，他们就是喜欢臭味的一群。在他们看来，距离臭味越近就表示获得的权力越大，因此医院内的医生大费周章在你争我斗的战场中，然而最终目的却是追求着这股“臭味”，在笔者看来，这确实颇有滑稽与讽刺的意味，因此可以称文本中那些追求权力的人为“逐臭之夫”。

另外，在《吕氏春秋·遇合》里有曰：“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说其臭者，昼夜随之而弗能去。”（许维通，2009，页 345）这里大意是指一个有臭味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愿与他相处，然而总会有些人愿意和他相处，因为这些人同时也想追求这些臭味，这就是所谓的“臭味相投”。这里说到了医院内的青年医生们为了可以攀附有权有势的高层医生，希望能依靠这样的关系让自己也能获得权力，因此花尽心思只为讨好高层医生。然而这些青年医生抱着这样的从医态度，从中却忽略了就医最基本的医德与医术。倘若医生们就此延绵不断持续着这样的态度，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文化，那么可以想象到当病人的性命交托于医生手中时的结果是多么的可悲。

除此，文本中偶尔也描写一些宴会的场景，比如总统办的宴会、徐大明当上院长后为她女儿庆生时办的晚宴等。通常这些餐会宴请的都是些有权有势的人，宴会办得越隆重越显现出主家人的威风，因此笔者认为，餐会的举办同时也象征着权力的宣示。“这样的餐会总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特别是邱庆成这种看似礼貌的邀请，迫使每个人都必须用出席与否，表态支持唐国泰或者邱庆成，无可幸免。而那些过度夸张的敬酒、恭维，理所当然地又变成了另一种宣示，造势的仪式。”（侯文咏，1999，页 258）宴会举办的另一种形式则在于洞察权力倾向的目的，利用餐会作为桥梁，视出席的人来确定谁的权力较大，使到一场原本可以属于简单地吃喝作乐的宴会，变成了一个充满心机的场合。

文本的后半部也花了大篇幅描写“红包文化”事件。当中的“红包”指的是病人的家属会送上一定数额的金钱给医生以表示“心意”，希望能得到该医生给予特别的关照。“邱庆成坐在办公桌前，动手拆开其中一个礼盒，发现里面装着十二个晶莹剔透的日本富士苹果，以及一封厚实的红包。红包上还写着病人姓名、床号。”（侯文咏，1999，页 245）。医生接受红包的陋习由来已久，而病人家属也将之视为惯例和正常要做的事情，这似乎已经是医院里的一种文化。文本中有人还说：“如果你不明白请各个医师开刀的红包分别是什么行情，只要去问医院楼下水果店的老板就知道了。”（侯文咏，1999，页 246）不同部门，不同职位的医生所收的数额也不一样，一般上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的医生所收到的红包就越有分量。就像文本中描写外科主任唐国泰为病人动一次手术，公订家属额外所送的红包数额高达六万六千元。由此可见，“红包文化”代表着一个医生的权力越大、知名度越响，所收的红包越大份。

这一事件是由新闻记者马懿芬为了要报复让她心碎的邱庆成而展开的。为了帮自己讨回公道，她不顾一切抖出了医院里一直以来不为大众所知的“红包文化”。无疑这一丑闻在医院甚至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大众认为一向来都给人伟大形象的白袍医者，背后居然会做出这些有违医德的事情，如果社会容许这样的人继续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不但病人的生命没有保障，甚至整个社会和得了绝症没什么差别。（侯文咏，1999，页 365）一事件的爆发，无形中为整个白色的巨塔蒙上了一层黑暗阴影，这同时也是此文本一大震撼的亮点。

这样的一种文化，笔者认为是不应该出现在医院里，因为医生的使命与责任是救人行医，而不是利用权力与高职的优势来收取额外的金钱。然而，从病人家属的立场来看，正如上述笔者所写，他们已经将这种文化视为惯例要做的事情。他们这么做的目的莫非是想讨好医生，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得到医生最好的照顾。

家属神秘兮兮地在邱庆成的上衣口袋塞东西，“这是一点意思，不晓得可不可以麻烦邱主任转交给麻醉医师……”“昨天我们一直在等麻醉医师，可是他没有过来病房，又不晓得是哪一位，是我们太不周到了……”（侯文咏，1999，页 253）

可以说这些家属有时候并不是真心想送上红包用以贿赂医生，他们只是被迫屈服于制度之下。红包文化由来已久，在医界可说是甚为普遍。在这样的风气促使之下，使得病患家属担心倘若不送上红包，病患亲人则得不到医生的照顾，出于对病人的爱护，也顾虑着医生可能会忽略对病人的照顾，家属不得不选择送上红包来讨好医生。从“红包文化”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一种不信任。病人患病见医生，将自己的性命交给医生，那是因为相信医生可以给予最好的治疗，医生可以拯救他的生命，因此可以说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必须是相互信任的。然而，文本却借着红包文化的事件，揭示了医病之间的不信赖，同时也揭露了医生因为欲望的驱使而贪得无厌，使得黑色的贪污贿赂与白色的医袍形成强烈的对比。

总结以上所述，那些一心想追求权力的人，其目的在于希望得到这股权力后能够对他人进行控制与管制，同时达到自我满足，因此宁愿有所牺牲也要争取到权

力。然而从以上所有的叙述来看，笔者反而觉得，这些人一味盲目地追求权力，脑子里装满的都是“权力”二字，满口提到的也是要追求权力，其实他们何尝不是被权力控制着。在他们的观念里就只有权力至上的想法，除了权力还是权力，他们已经被权力冲昏了脑袋，已经被权力束缚着，一生中都受困于权力的框架中。可笑的是，他们还想要用权力去控制别人，无形中却反被权力控制着并影响他们的人生。因此他们的人生也只有在这权力的框架中不停盘旋，不断上演着你争我斗的剧情，除非间中有人肯退出战场或者有所觉悟，否则谁都没有可以摆脱这一切的命运。

第四章：《白色巨塔》中人性难以克服的一面——自私

对于人性中的自私面，历来已有不少的学家针对此面作出各自的理论。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孟德威尔（Bernard Mandeville）在关于人的本性中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的各种欲望和意向，都发端于利己心；不论在自然状态下或在社会状态下，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罗国杰、宋希仁，1988，页 104）

另外，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他的人性观中说到：“我们承认人们有某种程度的自私；因为我们知道，自私是和人性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休谟，1980，页 625）另外，托马斯·霍布斯也认为人性的行为都是为了个人私利。霍布斯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卫自己、占有一切，是每个人都有的自然权利。（霍布斯，1985，页 103）以上学家都说出了每个人天生或多或少都有着自私的一面，因此自私自然成为了人性中难以克服的一面。

第一节：为利己而害他人的自私面

在第二章已写到，人的天性好争，争名誉、争财物、争享乐，而共同的贪欲就是争权力，得一还求其二。（罗国杰、宋希仁，1988，页 49）正因为人类终其一

生不断追求并争夺自己喜欢的，并认为是对的事物，因此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人们认为为自己取得利益的事情是为自己做的，而不是为了爱旁人。”（霍布斯，1985，页 94）霍布斯认为，人们追求一切利益，为的是利己，而不是为了别人。无可否认，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正如《白色巨塔》中的人物，都因为本身的自私而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像霍布斯认为，人天然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是力图排斥异己，互相谋算、陷害与残杀，勾心斗角。（罗国杰、宋希仁，1988，页 50）如文本中讲述的一件医疗疏失事件，导致病人死在手术台上。院长为了保护自己的职权，不惜将责任推卸到别的医生身上，最终闹出一则大风波，从中看出了人自私的一面。

附设医院院长徐凯元在一次手术中因为医疗上的疏失而不幸导致病人死亡。身为院长的他不但没有承担自己的错误，反而想尽办法将责任与过失推卸到别人身上。在对死者家属方面，他则选择以大笔的钱作为赔偿，希望就此能了事，反而没有正面地给家属一个交代。

“万一病理解剖结果是肺部动脉气体栓塞，那就是手术时应注意而未注意的疏忽，足以构成法律上的过失致死。可以吊销医师执照，还得坐牢，更不用说院长、教授的职务……可以想想办法……法律可不管这么多……她总是有一些过失，我们可以给她一些压力。”（侯文咏，1999，页 62）

笔者认为，徐凯元虽然身为一院里的院长，然而当面对问题发生时却没有处理妥当，连一句基本道歉的话也没有，反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该如何保护自己院长的身份与地位，如何才能使自己名声得以保住，如何才能让自己得以从这件事中抽身。徐凯元身为医学院院长，承受了社会的期望，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自己是不能有过失的。徐凯元这种自私的行为，就如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强调的，他所认为的人的物理的感受性，即人性自私，趋乐避苦，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行为的原动力。（罗国杰、宋希仁，1988，页 339-340）然而，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承受了社会的期望，他才更应该勇于面对过失，笔者相信社会大众更不愿意接受的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既崇高又正义的院长，然而骨子里却是个懦弱不敢承认错失的自私小人。这样的话，他未免玷污了大众对印象中院长的尊敬。

自私会使人彼此相互离异、易于互相侵犯摧毁。霍布斯说：“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霍布斯，1985，页 98）文本中最好的说明就是内外科主任为了争夺总统女儿的手术而相互产生的斗争。唐国泰与徐大明有着共同的目的——院长之位，然而位子数额只有一个，因此无法为他们同时拥有，从而使到内科与外科的不融洽，彼此都相互视对方为敌人。为了总统女儿手术一事，在手术进行的同时，堂堂两大主任公然在开刀房外争吵，甚至打起架来。

徐大明顶着矮胖的身躯，推挤唐国泰，想越过防线，“卑鄙无耻！”“你别想在我的地盘嚣张。”唐国泰也不甘示弱。两个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当场扭成一团。（侯文咏，1999，页 47）

从中看到了医院两大主任为了要达到目的，在争夺的过程中彼此都试图摧毁对方。另外，上述引文也提到了医院里的一个现象，即地盘的划分。医院里也有划分地盘，意味着这是属于我的地盘，既然你不属于我门下的人马，那么当你脚踏进来时就得问过我的意见，你过来就得听我的话，病人现在是处在我地方的手术室，你没有权力过来抢走我的病人。这让笔者想到了两个小孩子在打闹的时候会出现的状况，无知单纯的小孩常常因为不喜欢某个人，就会跟他划清界限，用铅笔画下线条，警告对方不能越过，否则就动手打他。两位有权有势的主任，如此的冲动而不顾及形象的公然在医院内打架，笔者认为他们愚蠢的行为其实与小朋友没差别，让笔者联想到了两个小朋友在争夺某个物品时因互不谦让而大打出手的画面，这不仅破坏了医院的庄严，同时也有失医生崇高的形象。

同时，我们也能从另一个事件来看医界内医务人员之间的自私面。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说到：“人性之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喜爱统治、财富和欢乐，人人都自私自利，愿意得到别人的金钱，做别人的主人。”（罗国杰、宋希仁，1988，页 279）外科主任唐国泰与深耕医院季院长颇有交情。由于北区医师公会年会即将进行选举，身为该届理事长的季院长希望自己能连任，但也因为这次的选举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季院长只好私底下找唐国泰帮忙。他送唐国泰一笔丰厚的金钱，希望

以唐国泰在医学界的威名及广大的人脉关系帮助他，使他能在医师公会的选举上连任理事长一职。文本中，季院长自私地说到：“在我担任这一任理事长期间，虽然对于地区开业医师的福利争取以及各项成绩有目共睹，但仍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因此希望能争取连任，借着这次的连任，把它完成。”（侯文咏，1999，页 40）倘若唐国泰能顺利帮助他连任，他也将以北区医师公会理事长的身份表明日后将愿意全力作为唐国泰争取院长之位的后盾。

这里可以看到季院长的自私，他大胆坦言想要连任理事长一职，希望能借着理事长的权力去做更多他想要做的事情，从而符合了以上伏尔泰所说的“喜爱统治”。人人都自私自利，而唐国泰也心甘情愿接受季院长给的金钱。从以上事件，其实也能看出唐国泰与季院长的交情也只是建立在金钱与交易之间，倘若他们彼此间没有了这种互惠互利的利用点，那么他们会否有着仇敌的关系？就像文本中写到：“他们凭什么要对你好？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人一旦付出代价，就会要求你加倍回报。”（侯文咏，1999，页 147）这句话似乎也能回应着唐国泰与季院长之间关系，他们的友情并非建立在感情上，而是在利益上。今天我帮助了你，他日你必定也要以同等的方式甚至更多的好处回报予我。在他们眼里，似乎只有利益、权力才是他们自己最好、最信任的朋友。因此，友情在这里也成了一个令人省思的一点。

第二节：因自私而产生孤独的悲惨结果

由于人的自私，就会在现实中与别人相互猜疑，进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甚至利害冲突，使到人与人之间处于斗争状态。霍布斯认为，人们互相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物理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霍布斯，1985，页 98）由于互相猜忌，因此唯有尽一切可能保护自己方为上策，而在他们看来最理想的方法就是先控制他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陷害的可能，进而达到自保，由此看出人自私的一面。

《白色巨塔》文本中的外科主任唐国泰，他好大喜功，在医院里权力之大可以说能呼风唤雨，为争夺院长之位，不惜牺牲病人的权益，把病人性命当赌注。此外，他接受贿赂，凭着外科主任的声望与权威订下病患家属所要缴交的高达六万六千元的“红包”金额。他自私自利，善于将别人当成是可以让他玩弄的棋子，当发现事态的结果不如他想的那样时，第一时间会将错误推卸在别人身上，从而让自己置身事外，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从以上叙述体现出了人性自私且贪婪的一面。

霍布斯把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看作是自私、利己本性的表现。（罗国杰、宋希仁，1988，页 50）文本中，身为即将退休的赵院长，为了保护自己，希望能在退休前不惹上任何麻烦而影响了他的荣休，对于内外科部门两大主任的尔虞我诈，他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即对于两大主任为争夺手术而把病人生命当赌注的事情不多加管理，为的是希望能保护自己在将来退休后尚能当个大权在握的总统医疗小组召集人的身份。

“老实说，我就要退休了。你们自己希望怎么解决我也管不了。反正开刀房是你的地方，你打算怎么做我也不想知道。不过，就算是给我一个面子好了，不管你做什么，陈心愉一定要平平安安开完刀下来，而且别给我闹到总统府去。”（侯文咏，1999，页 28）

像赵院长这样自私的一面其实也体现在新闻记者马懿芬身上。即使上章节提到马懿芬只是想追求简单的幸福，然而从中也能发现到她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也是自私的。她一心希望已婚的邱庆成能离开他的妻子与她在一起，间中更一直把他的妻子美茜视为假想敌，不断拿他的妻子与自己比较，认为自己无论在哪方面都是略胜一筹的。当邱庆成抛弃她时，她因爱成恨，选择以揭露“红包事件”作为对邱庆成的报复，同时更向美茜坦言她是邱庆成的情人。她的自私，正如霍布斯所说的：“这就是人类行为所揭示的人类天性的弱点。”（罗国杰、宋希仁，1988，页 51）然而当美茜知道邱庆成背叛她后，他不但没有离开他，反而还一心一意在他身边帮助他解决问题。文本描写了美茜身为一个贤妻的无私形象，并以这一人物形象凸显出了马懿芬求爱不成的自私形象。

然而像霍布斯认为，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来说，他都称为善。（霍布斯，1985，页 38），因此对于自己的欲望与自私，在马懿芬看来并没有不妥，一个平凡的女人想单纯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她而言并没有不对。然而，一个女人当了别人的第三者，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却还能理直气壮地与对方对质，这样确实有违了道德的观念。最后，当马懿芬在实行了报复计划后毅然发现自己太傻，满心

的无力感使她最终决定离开，孤独地带着肚子里的孩子，登上飞机远离那令她心痛的地方。

同样的，唐国泰总是认为是对的并且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到最后，他还是失败了，得了脑中风，永远无法再上手术台。第二章里马斯洛在论述自尊需要这一层次时说到，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比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病倾向。（A. H 马斯洛，1987，页 85）唐国泰在得知徐大明当上院长之后，顿时觉得无法接受，由于一时之间受到严重的挫折与打击，激动得在手术房倒地中风，从此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晚年。落得如此下场，却没有人愿意给他一点的慰问，以前对他阿谀奉承的人都因为他的失势而见风使舵，没有人愿意再理会他。以往高高在上的外科主任如今落得如斯田地，因昔日的种种渐渐离他远去，最终他患上了神经病。而在他二度中风后，终究逃不掉死亡的命运，就此结束了寂寞的一生。除此之外，文本中还有其他人物的最终也是暗淡收场。终其一生不断勾心斗角，最终换来的却是一个人孤独的悲惨结果。

其实，卸下白袍后的医生们都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这时候的他们没有了威严，没有了处心积虑的样子，一切的计谋与不择手段都在他们脱下白袍后随之消失。像唐国泰这极为势利的人，其实他的内心是空虚的，在他的妻儿去了美

国后只留下他一人在台湾，过着每天也不晓得到底为了什么而奋斗的生活，除了不断争斗还是争斗。

最近他常常发现走在回家的路上是如此的疲惫。这座曾经让他引以为人生梦想的独门宅院对他而言竟显得那么地空旷。（侯文咏，1999，页 37）

也许他以前曾经穷过，经历过人生最低潮的时期，所以导致他对权力、名利、声望等这种外物更加的在意与追求，因此尽一切所能都要得到最高的位置，因而不断陷入于权力斗争之中。然而，这些他所努力渴望追求的，却是伤害他的最大的武器，最终使他变得一无所有，并在孤寂中死去。

一向心机甚重的徐大明在面对妻儿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慈祥父亲。文本中这么描写到在家人面前的徐大明：那个深思熟虑的权谋家不晓得消失到哪里去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有求必应的老爸爸，慈祥和蔼地消失在门的那一端。（侯文咏，1999，页 238）从此段话可以看出，卸下白袍后的徐大明已经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医生，或者是学识渊博的内科主任，更不是后来那个为得到全面胜利而骄傲的新任院长，有的只是一个凭空想象到的上了年纪，或许身材矮矮胖胖的老人。

医生们甚至整个社会大部分的人，他们盲目地追逐名利，见利忘义，扭曲了从医救人的使命，欠缺了为人最基本的道德观念。然而，就像台湾精神科医生王浩威说的，医院就像一座着了魔的迷宫，医生们每天在里面钻来钻去，仿佛是受了某

种魔咒的禁令一般，只要踏入这个迷宫就注定了要遭受魔咒的摧残，每天上演着勾心斗角的戏码。也许可以借着文本中苏怡华的一句话：人活着，不一定总是能够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喜爱的。（侯文咏，1999，页 267）这些医生们，只要身处在这座白塔内，不管如何都注定了要参与塔内的“游戏”，除非你选择离开这座巨塔，否则将一直周旋在这没有终点的赛事。

总结以上所述，笔者赞同霍布斯所说，自私是每个人天生所具有的。然而，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一个人的自私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假如一个人自私，但是他的自私不会危害到他人，不会对周遭构成威胁，那就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就如文本中的人物，他们的自私对其他人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与伤害，甚至危害到他人的性命，同时也伤害了自己，这种害人害己的自私面，笔者认为这是过分的。很多时候，其实可以不必去斤斤计较那些琐碎事，倘若那小小的谦让能够帮助到别人而自己又不会有所亏损的话，何不作出让步？文本中的人物不停勾心斗角，不停埋怨，用其一生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去追求外在的虚荣、权力与名利，最终换来的却是自身的遍体鳞伤，同时也损害了无辜的他人，其实这又何苦呢？人到头来终究会化成一堆黄土，生命无常，与其害人害己地追求更多，倒不如及时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并学会知足。

第五章：结论

综观整份论文，笔者分别对欲望、权力与自私三方面人性的弱点进行了论述。

《白色巨塔》中的人物，终其一生不断追求权力、名誉、财富，为的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使自己得以享受成功的滋味。文本中的所有人物或多或少都会有欲望，关键在于一个人对欲望要求的程度。虽然文本中有描写一些人物，他们对欲望的追求是体现出正面形象的，如关欣和马懿芬只想依着自己的小小欲望，希望得到一个安全有原则的生活以及得到一份单纯又真实的爱情。然而文本中更大篇幅描写的仍是那些因抵挡不了内心欲望的催使而无限追求的人物，就如唐国泰和徐大明，因为欲望在作祟而不断以各种手段设法去获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文本中的人物最大的欲望莫过于对权力的渴望。也许医院是一个高竞争的环境，促使了医院内的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追求权力，因为唯有有权力才能生存在这充满竞争的环境里。在这一座白塔内，主要论的不是你医术精不精湛，而是你有没有权力能够使唤他人，命令他人诚服于你。在这样的趋势怂恿之下，人人都积极争取权力，而能够体现出权力的方式就是坐上最高的位置。因此每个人都用尽一切方法去争夺那有限的高位置，从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斗争。

在这些斗争进行的同时，因为“掠夺物”有限的缘故，因此人们在过程中有意无意间表现出了他们自私的一面，如唐国泰因为要保住自己的权位而自私地把别

人当成受他摆布的棋子；徐凯元自私地将医疗疏忽的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马懿芬求爱不成而自私地展开报复计划等等。

终其一生不断追求这些外在物质，然而也不见得这些人物有好的结果。像唐国泰、邱庆成、马懿芬等，在得到一切他们所追求的事物之前就宣告失败了，只能与这一切擦肩而过，甚至从此再也没机会得到。如一个曾经处在高高在上位置的唐国泰，有权有势，拥有对他人呼风唤雨的能力，只要一声命令，派系下的人马无不听从他的使唤。一个这样的人，到了最后却落寞退场，实为一大悲剧。他的一生，把一切心思精力都花在追求权力地位，辛苦了大半辈子才坐上外科主任的位置，然而一夜之间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换来的只有别人的舍弃，甚至对他一点的慰问也觉得多余。像邱庆成其实一直对外科主任的位置虎视眈眈，因此一向来对唐国泰总是毕恭毕敬，甚至沦为唐国泰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一颗棋子。像马懿芬为了爱情甘愿当个第三者，却反被对方抛弃，最终孤独离开。

《白色巨塔》是侯文咏以写实的手法，通过描写医生在医院斗争中的人性挣扎，揭示出了医疗体系中的黑暗面。通过研究这本作品中关于人性的弱点，笔者认为，在这座巨塔里，有的不只是医生与患者，还有人和人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和交易；在这座巨塔里，人们需要面对的不单是简单地去区分善与恶，而是要认识人性中存在的许多引人深省的矛盾与冲突。《白色巨塔》，一座“欲望的巨塔”，一切都以欲望作为赌注而渴望达到目的。笔者认为，这样的权力斗争是永无休止的，这场医生之间的角力斗争结束，并不代表永远的结束，而是另一场战争开始之前的

“中场休息”。白塔内的人们，因为有着不同的欲望和目的而各自做了不同的抉择，最终步上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参考文献：

一、专书

1. 侯文咏（1999），《白色巨塔》，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 罗国杰、宋希仁（1988），《西方伦理思想史》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美】A.H 马斯洛（1987），《动机与人格》，北京：华夏出版社。
4. 【美】丹尼斯·朗（2001），《权力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萧统（2000），《昭明文选》，北京：京华出版社。
6. 徐大同（2005），《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7. 许维遹（2009），《吕氏春秋集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8. 【英】霍布斯（1997），《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
9. 【英】休谟（1980），《人性论》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二、期刊论文

1. 杜文英（2004），〈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与医院人员管理〉，《临床心身疾病杂志》第10卷第2期。

2. 哥舒意（2006），〈放下手术刀，立地成作家——读台湾超人气作家侯文咏《白色巨塔》〉，《今日中国：中文版》第2期。
3. 卢欢（2009），〈麦克利兰论权力与领导〉，《经济界（管理学家）》第3期。